

珍藏版

江 湖 兩 匹 狼

辛
弃
疾
作
品
集

58



江湖两匹狼

辛弃疾 著

(上)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江湖两匹狼

辛弃疾 著

(下)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(陕) 新登字 012 号

责任编辑：李群宝

封面设计：怀 宇

责任监制：刘青海

江湖两匹狼

辛弃疾 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)

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安康天宝印务公司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5.875 印张 310 千字

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00

ISBN 7—5418—1634—5/I·450

(上、下册) 定价：19.80 元

本社出版各类图书，涉及著作权，肖像权等权利
责任由编著者承担。如发生此类纠纷，请直接与编著
者联系，出版社概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。

本社图书凡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
刷厂联系调换。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内 容 简 介

紫荆关上别家庄的别大力和人称“蚱蜢”的浙川余店余不同，这江湖上狼狈为奸的梟雄，与西平镇马鞍桥飞云寨的“刀魁”夏元洪，为抽取官道上的保护费进行殊死之争。别、余联手，攻破飞云寨，渔肉良民，横以无忌。长安致远镖局的方形、吴智、杜飞雄、任天鹏等镖师，与夏元洪一起联合江湖正义之士，又将飞云寨夺回。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搏斗，一幕幕情与爱的交织，演绎成一个个故事。情节起伏，文笔流畅，读者在惊奇与轻松中，感受到真善美最终战胜了假恶丑。

目 录

一		(1)
二		(26)
三		(51)
四		(76)
五		(100)
六		(125)
七		(150)
八		(175)
九		(200)
十		(224)

目 录

十一	(251)
十二	(274)
十三	(298)
十四	(323)
十五	(348)
十六	(373)
十七	(398)
十八	(423)
十九	(448)
二十	(473)

善恶无门人自招，恢恢天网不轻饶。

培养正气修心性，武林魔劫自然消。

且说自豫入陕大约两百里地处，有一小小重镇，名叫武关。两山腰中间，筑了一道城墙，正好把关门建在官道上，远远看去，形势险峻而宏伟。附近高山绝岭，直冲霄汉，悠悠飞雪，顺着半山腰往下压，压得人们有些喘不过气来的样子。

大年三十夜，武关的小镇上，早已是家家紧关门扉，人人窝在屋子里，吃扁食，喝朝酒。大户人家，更是猜拳行令，充满了一屋子的热闹气氛，连孩子们的嘻笑声，也散播到屋外面。而屋外，却正是灰濛濛的刮着刺骨的西北风，白皑皑荒山野谷中，鹅毛般的大雪花，轻飘飘地洒落在山顶、河谷、枯树枝与屋顶上，也洒落在从西平镇骑马而来的一个虬髯大汉的头上、两肩、胡叉子与马身上。

只见这大汉，身材魁伟，生得是豹头环眼，双目如炬，络腮胡子正中间，露出一个大蒜鼻子，就算是黑天半夜里，也隐约地可以看到两股像是在冒烟的寒气，从他那两只可以塞入大拇指的鼻孔里，往外面冒。

他外面罩了一件灰衣氅，拖肩的狐皮帽，挡住了他的两

耳，一件蓝色灰棉裤，裤口塞在一双黑色薄棉鞋里。

马鞍上，挂了一把大砍刀，鱼鳞泛紫刀鞘，偶而还发出点点闪光。马鞍的另一面，挂了一个鹿皮酒袋，只见他时而取下来，仰着个毛忽忽的粗脖子，“呱唧”就是一口辛辣的头锅烧酒。

高大的枣红马，踢踏着地上的雪花，穿过武关那条歪七扭八的小街道，只见这虬髯大汉，遥望了一下渐渐远离的官道，而官道上，早已是积雪半尺与苍天一色了。

缓缓驰在淦山的小径上，看上去，他是那么的孤单，然而，就在他看到山崖边的时候，立刻把头一仰，狐皮拖肩帽的带子一紧，原本眯着挡雪的双目，突然间暴射出慑人的目芒。看样子，就算这时候天上下的是刀子，也阻挡不了他勇往直前的决心；即使雪花在他的脸上溶化成水珠子，也熄灭不了他胸中的火焰。

他，就像是一位持干戈以维社稷的勇士，义无反顾地直往山峰驰去。

也就在他刚刚绕过一个山脚，十几棵巨大的柿子树下面，赫然有一个三十左右的白脸壮汉，披一件黑色风衣，戴一顶护耳翻毛狐裘帽，足蹬一双黑底白边翻毛软鞋，像一尊石雕像一般，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。

只见鹅毛大雪花，把他的头与肩，镶上了白色，黑白分明，一眼就被骑马而来的虬髯大汉，看了个仔细。

“你怎么来了？”虬髯大汉在马上有些不悦。

“大哥！小弟不放心你一人前来赴约，尤其是这大雪天里，

高山之上，雪深盈膝，而对方又是一头狐狸……”

“不用说了！”一面缓缓翻身下马，把那匹枣红大马，拉进大柿子树林里，挽好缰绳，一面在马后抽出一张毛毡，披在马背上，取下马鞍上挂的那把大砍刀，往背上一挂，这才对楞站在一旁的白面壮汉说：“宋大洋，你回去吧，这件事用不到你来搅和，再说别大力的那点道行，还摆不到我夏元洪的心里。”

“大哥！话可不能这么说，本来嘛！别大力的那点玩艺儿，不要说是大哥，就算小弟我也没有把他放在心上。可是大哥可不要忘了，别大力那头老狐狸，武林中谁都知道他是诡计多端，而且心狠手辣，如果大哥就这么敞明了往摘星崖上爬，包不准他会使坏，有道是：君子心不害人，君子可要防身。大哥！你说是吧！”

夏元洪仰天打个哈哈，说：“兄弟！你这是多虑了，摘星崖如今必然是白雪一片，我不信他别大力会在那个崖上面动些什么手脚。”

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你回去吧！不要误了我赴约的时辰，还没有搏斗，就先落人家个口实。”

宋大洋却坚持地说：“大哥！我是非去不可，就算是我站在一边替大哥掠阵，但不论大哥是胜是败，大哥不开口，小弟就绝不插手！”

“掠阵？掠什么阵，孤单单的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对杀对砍，还需要掠个什么阵？”夏元洪有些不以为然。

“大哥！武林中谁人不知大哥你行事光明磊落，心地光明？

可是大哥今晚所面对的，却是一个心恶面善的小人。大哥虽然是一位仰不愧于天，俯不作于人的君子，但那别大力却是一个己所不欲‘尽’施于人的小人。”

只见他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大哥！你就甭拦我了，除非你拿刀把我劈死在这野柿林里，否则，我今晚是去定了。”

虬髯的夏元洪一跺脚，无奈地说：“看样子我是拦不住你了，不过，大哥可把丑话说在前头，到时候如果你任意出手，坏了我的名声，包不准我真把你劈死在摘星崖！”

“成！就这么说定了，只要对方不施奸弄诈，小弟绝不出手就是。”

于是，虬髯的夏元洪，先是抬头望望天，天上一片灰濛濛，倒是头顶上的大柿子树，在白茫茫大雪的反映中，树上那稀稀落落的鹅蛋大红柿子，在一个树叶的陪衬也没有的风雪中，显得有些傲寒的样子。

他连个手势，甚至招呼也不打，双腿在雪地上一个弹纵，人已窜出柿林，紧接着，跨步直往山岭的高峰上纵去，在他的后面，紧紧地跟着他的拜把兄弟宋大洋。

雪岭上，只见两个黑影，弹跳如飞，兔起鹘落，一前一后，有如两个幽灵一般，转眼已攀上了高峰的峰腰。

也就在这时候，虬髯的夏元洪煞住身子，回头对宋大洋说：“兄弟！你就就在这儿，如果对方施诈，大哥会招呼你的，如果别大力还算个人物，一个人单刀赴会，你一露面，反倒觉着咱们在以小人之心，度君子之腹，这么一来，未交手，咱们就先败一场。”

“成！大哥！小弟就在这儿候着，不过，大哥如果发觉有什么不对，可别硬充汉子。”

“我省得！”

夏元洪的话一落，人已绕过山腰，消失不见。

夏元洪的人刚转过山腰，灰濛濛的大雪纷飞中，宋大洋脸上现出了一个令人窒息的笑意，因为他那种笑，含有一股令人莫测高深的意味，直觉着比这个大雪天的高山层峦上的寒意，还要冷上十分。

宋大洋没有站在半山腰上尽喝西北风，更没有任凭大雪往他的身上撒落。

只见他，缓缓地，一步步踏雪而行，顺着夏元洪走过的脚印，也摸向摘星崖。

抖落山崖边枯树藤上的积雪，宋大洋望见了那个宽敞的摘星崖，一层将近尺把厚的积雪，把个摘星崖方圆七八丈宽的一块平坦山崖，深深地埋了起来。

这时候，只见一个大黑影子，就站在摘星崖的中间雪地上，只是那黑影子却是夏元洪。

除了夏元洪一人外，摘星崖上，连一个人毛也没有。

于是，躲在远处枯藤下的宋大洋，当先就吃了一惊。

只听夏元洪高声叫道：“别大力！夏某按时赴约，你老小子也该冒个泡，伸伸头了吧！”

呼啸而刮过来的寒风，很快把夏元洪的叫声，吹得无声无息，那么大的声音，山谷中连个回响都没有。

于是，夏元洪又提高声音叫道：“别大力！别让我夏某人

破口大骂，你才走出来！”

但是，摘星崖上仍然一片死寂。

也就在这时候，来路上走出了宋大洋。

“大哥！咱们好像上那王八蛋的当了罢！”

“你怎么露面了？这要是被别大力看到，大哥怎么个说法呢？”

“大哥！扎根我就有点怀疑，这么大的风雪天，别大力那个老狐狸他会在大年三十夜，顶着大雪往山上跑，小弟看来，八成这个驴日的黄牛了。”

“我不信，他别大力也算是一方霸主，荆紫关别庄的别大力，绝不会倒了旗纛，掩上门，在家里装蒜。”

“可是到现在他还没有露面呀！”

于是，夏元洪踩着摘星崖上的积雪，绕着六七丈方圆的平坦岩石，神情复杂但却目光如炬地走了一圈。

高山上，雪下得更大了，阵阵的，有如刀刮一般的西北风，时而掀起岩石上的积雪，掺杂在天上飘下来的大雪花里，被送到一望无底的深渊里。

“回去吧！大哥！八成你被别大力给耍了！”

“难道他真的要当缩头乌龟？”

夏元洪一面说着，“呛！”拔出他的那把傲视江湖的大砍刀，那是一把黑道人物见之丧胆的“追魂刀”，也是一把“刀出必然见血”的大砍刀。

因此，江湖上送了夏元洪一个外号，叫“刀魁”。

当夏元洪的“追魂刀”，迎着飞雪一闪而拔出刀鞘的时候，

宋大洋但觉一股森森的寒气，自刀身上暴射出来，比刺骨的西北风，还要令他胆寒，因为，西北风再冷，那也只是身体上的感觉，而森森的刀光，所发出的寒芒，却令他感到心寒。

也因此，宋大洋着实地打了一个冷颤，一个自他心底深处泛起的冷颤。

就在这时候，只见夏元洪弹身而起，飞身在一块矗立的岩石上，手中的“追魂刀”，竟然龙飞凤舞地刻了“卑鄙齷齪”四个大字。

当他翻身而下，落在摘星崖上的时候，就在他那如大鹏归巢的巨大身影闪动中，“追魂刀”已归鞘。

只见顺手拧了一把胡子上的清鼻涕，“刀魁”夏元洪沉声对宋大洋说：“走！咱们找姓别的王八蛋算账去！”

话声落，他人已在摘星崖与尖峰之间的相连地方。

宋大洋一怔之间，急忙追了上去，呼啸的大风里，只见他高声对前面的夏元洪道：“大哥的意思是这就找紫荆关的别庄？”

脚步不停地踩着山径上的积雪，夏元洪冷凛地说：“老子大年三十把老子逛上武关的摘星崖，岂能轻易放过他，老子这就赶着大年初一，闯入他那别庄，触触他的楣头，叫他这个年也不得好过。”

宋大洋立即道：“大哥！这码子事，里面一定透着蹊跷，要不然，凭他别庄在江湖上的名声，姓别的绝对丢不起这个人，当然，不论他的名声是好是坏。”

急步并肩，走在夏元洪的身侧，又道：“我看这么办，别

庄咱们是要去，要不然他姓别的还真拿咱们当驴蛋，在他的掌心拨弄着玩呢！”

夏元洪冷哼一声。却听宋大洋接道：“不过咱们大年初一找上别庄，事先总得要弄清楚，他别大力弄他娘的什么诡谋，这就叫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如果咱们冒然闯入别庄，万一上当，那可是在他别大力的地盘上，吃亏的可是咱们自己。”

冷哼一声，夏元洪道：“放眼当今武林，夏元洪怕过谁来？一个别庄，夏某还没有把他放在眼里。”

“话是不错，但咱们就只两个人，有道是：双拳难敌四手，再说这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像这种窝囊亏大洋当，咱们何必硬要去上呢！”

进入野柿林，天色依然是灰濛濛的，分不清是大雪映的，还是天快亮了，只是雪似乎小多了，西北风也变得有气无力的，连空中下来的小雪花，它也吹不动了。

解下马缰，把马背上的毛毡卷起来，捆扎好，又绑在马鞍后面。

适时的，宋大洋也跨马过来。

就听夏元洪又道：“依你看，咱们该怎么找这老小子，算算这笔窝囊账？”

宋大洋一咬牙，阴阴的目芒中，喷射出一股冷焰，咬着牙道：“别大力这个老狗，他要了咱们，就算大哥宽大为怀，不与计较，做小弟的，也不会放过他的。”

二人缓缓走出野柿林，宋大洋在马上紧一紧披风，又道：“咱们这就找上别大力的老窝，但大哥可不要进庄，由小弟一

人前往，大哥就在离庄不远的二道沟口等小弟，一经小弟摸清别大力的阴谋，立刻出庄告之大哥，这样一来咱们就不怕他老小子耍什么奸诈了。”

“他是找我决斗，清算老账，你找去算是那头蒜？你这不是有点越俎代庖而又师出无名嘛！”

“小弟代大哥出面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，说什么越俎代庖，道什么师出无名，他别大力失约在先，小弟代大哥出面找他在后，再说如果真的比斗，那还是由大哥出面，小弟也只能退据第二线，小弟就不信他老小子能挖出个什么‘理’字来。”

“既然你这么说，咱们到时候再决定吧！”

于是，西平镇马鞍桥飞云寨寨主，“刀魁”夏元洪，与宋大洋二人，双双又来到了武关。

两匹马进入武关那个扭曲的碎石街道的时候，天已经大亮了，满山遍野的积雪，未有一点溶化的迹象，倒是天上仍在飘着小雪花，如果说有什么地方雪花在溶化，那也只有住家的屋子里，炊烟升起的屋檐下，垂着的一根根冰柱子在滴水珠子。

武关的小饭店，也只有那么四五家，全都关设在近官道附近，这时候已是大年初一，四五家小饭店，看不出有一家会开门做生意的。

看看二人已走到最后一家客店的时候，很难得的看到一个山羊胡子，两手挽在袖管里，全身由瓜皮帽到脚上的老棉鞋，全部都是新的的一位老者，一脸惊喜地迎了上来。

“我的妈呀！这么大的风雪，还真有人从老深山里，溜达

出来。”

一面跳下台阶，急忙伸手让，道：“快请屋子暖暖身子，也真叫人难以相信，大年夜里，你们还跑上摘星崖。”

“刀魁”夏元洪一惊，急忙一面下马，一边问道：“掌柜的，你怎么知道我们昨夜上了摘星崖？”

“快回屋里吧！我会慢慢告诉二位！”

“刀魁”夏元洪，与宋大洋二人，就在台阶上，把满身雪花抖了个干净，顿一顿有些麻木的脚，一面双手捂着嘴巴，哈了几口热气，随着饭店掌柜，进入屋里。

而屋里，却前门外面，形成了两个世界。

只见进屋后的正面靠墙地方，摆了一个供桌，绣着八仙过海的桌围，沿着桌正面边上挂着。屋梁上，挂了两盏琉璃穗珠子的玻璃宫灯，供桌上，摆的是一边四个像脑袋那么大的供馒头，馒头正中还放了一个大红枣。另外，三斤重的刁头猪肉供，还有一只足有四斤重的黄皮鸡，砂锅般大的铜香炉，正从里面往外冒烟，从味道上看，那袅袅冒出来的，必然是檀香木屑。两只大铜蜡台，正插着一对儿胳膊粗细的写有金字的蜡烛，一边是“年年如意”，另一边是“岁岁平安”。供桌后面的墙上，正挂着一张五路财神的神位，其中靠最左面的神像，还真有些像刚进门的“刀魁”夏元洪，只是夏元洪怕要比神像上的那位，可要高得多了。

掌柜的把二人让在另一面靠墙处，那儿有一个生铁铸的大火盆，熊熊的炭火，正烧得极旺。火上面放了一个铁架子，两个大锈壶，正放在上面，从壶中冒出来的气，香醇地进入